



北宋 趙孟頫 文會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代湯裱褙原型辨疑

劉兆程

吳門湯姓裝裱工是明代書畫裝裱業的領軍門派。囿于古代社會對工匠的歧視，自古對吳門湯姓記述不多。明清兩代記述最多非「湯裱褙」與嚴嵩、嚴世藩父子的真假（清明上河圖）之事莫屬。嚴嵩、嚴世藩史有其人，但對於「湯裱褙」原型究竟指代何人，卻一直莫衷一是。因此，考證明代「湯裱褙」的原型指代，對研究明代裝潢業以及理順其與吳門畫派、江南收藏家的交友、鑒定關係是有助的。

明代吳門湯氏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其以裝潢為業，但生活圈基本涵蓋了整個江南大收藏家及文人。湯氏與嚴氏父子（嚴嵩、嚴世藩）、王氏兄弟（王世貞、王世懋）、項氏兄弟（項篤壽、項元汴）、文氏兄弟（文

彭、文嘉）、汪何玉、董其昌等均有往來，且所共之事不囿於裝裱，還涉及鑒定及交友等事。囿于古代社會對工匠的歧視，自古對吳門湯姓記述不多，而歷代累述莫過於「湯裱褙」與嚴氏父子真假（清明上河圖）之事。

（圖一）書畫著錄、文人筆記均有提及卻對「湯裱褙」所指不一。我們認為，理順「湯裱褙」的原型指代，對於瞭解這宗名畫公案、澄清史料筆記各種不實、理順明代吳門裝潢業與書畫家及文人的關係都是有益處的。（註一）



圖一 北宋 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有關湯裱褙原型的三種說法

「湯裱褙」當為某湯姓裝裱工之代稱。裱褙，亦作「表背」，即「裝裱」。有關「裱褙」一詞，宋趙文〈贈王祖文表背序〉載：「世稱莊嚴書畫者，謂之表背。二字不見史傳。吾嘗思其義，表，外也；背，亦外也。概而言之，則飾乎其外之謂也。」宋王炎午《吾汶稿》贈晏裱背云：「廬陵闌闌間，裝理書畫者，署其門曰表背。」可見自宋即已廣泛使用「表背」一詞指代裝潢。關於「湯裱褙」其人史料記述頗多，互有異同。最早記載「湯裱褙」大概是徐學謨《世廟識餘錄》（成書於一五八四）：「吳人有湯裱褙者，以能鑒古頗用事，今亦在遺中。按是時嵩子世蕃受賄，遺既多，遂旁索古書畫，凡獻古書畫者，必先賄湯裱褙，辨以為真跡始收之。而吳中一都御史偶得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贗本以饋嚴世蕃，而賄不及湯，湯直言其偽，而世蕃大怒。後都御史竟陷大辟，而湯先已遠戍去矣。」徐學謨著

嚴世蕃大慚怒，頓恨中丞，謂有意給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即湯姓怨弇州伯仲目露始末，不知然否。」《萬曆野獲編》中所提的湯臣說歷來被廣泛採用，如梁章鉅《浪跡續談》卷六所述也採用湯臣說。謝稚柳先生以為湯臣者，蓋因沈德符所錄。謝云：「又尚有一裝手名湯臣者，〈清明上河圖〉之事，即為其所起，亦當時吳中名手。此湯淮裝潢有父風，不知是湯翰，抑湯臣？」。（註二）

二、湯勤說：

湯勤一名，始於明末清初戲劇家李玉的傳奇《一捧雪》。其中湯勤原型即是「湯裱褙」。此傳奇流傳甚廣，至今嘉興仍有「湯家弄」，即指代湯勤，蓋也為此劇之影響。

河南《新野縣誌》載，嘉靖年間太僕寺卿莫懷古曾提拔一個叫湯勤的人，並把他推薦給嚴世蕃一事，於是引出一捧雪故事。發肇於江南之事之所以記錄於《新野縣誌》也非偶然，河南省新野縣文化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曾收藏一件明中期玉杯「一捧

錄提到嚴世蕃，並未言「湯裱褙」為何人。自徐後，詹景鳳《詹東圖玄覽編》、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對此事也都有所記載，《明史紀事本末》、《湛園集》、《銷夏閑記摘鈔》、《古夫於亭雜錄》、《浪跡續談》等也有收錄。各版本對此事著錄不同者，蓋以對「湯裱褙」其人指代不同為主。關於「湯裱褙」指代何人，筆者總結主要有以下三種說法：

一、湯臣說：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載：「時傳聞有《清明上河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王鏊）冑君家，其家鉅萬，難以阿堵動，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還，乃說王購之。王時鎮薊門，即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可得，遂屬蘇人黃彪摹真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氏既得此卷，珍為異寶，用以為諸畫壓卷，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發為贗本，

雪」，此件玉杯即是出自新野當地，也可謂一巧事矣。清徐時棟《煙嶼樓筆記》卷四也提及：「王思質（忬）〈清明上河圖〉贗本貽嚴世蕃，為所覺，之死。世所傳《一捧雪》傳奇，即原本此事也」。

三、湯九說：

田藝衡（一五二四～？）《留青日札》卷三十五「嚴嵩」載：「巡按御史林潤等抄沒嚴嵩江西家產略載其大綱，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八月：古今名畫刻絲納紗紙織金繡手卷冊頁共三千二百零一軸，內有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乃蘇州陸氏物，以千二百金購之，才得之贗本，卒破數十家。其禍皆成于王彪、湯九、張四輩，可謂尤物害民也。」

「湯裱褙」原型考辨

欲考證各版本所指「湯裱褙」，就要對三段史料進行甄別。以上版本涉及「偽畫致禍」事件所提偽畫均為《清明上河圖》，因此，首要之務即



圖二 北宋 趙孟頫 文會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是對此事去偽存真。

〈清明上河圖〉最早收藏於北宋宮廷，明嘉靖三年（一五二四）輾轉至長洲人陸完處，萬曆六年（一五七八）已屬太監馮保（〈清明上河圖〉畫後有陸完及馮保跋文）。然從一五二四至一五七八這五十四年間的流傳卻無題跋，這段經歷也就顯得撲朔迷離。從一些收藏鈐印看，這期間，很有可能易主流傳。以上各本關於嚴氏父子為得畫殺王氏之說即是基於這段「空白」流傳期，因此廣為傳記。筆者認為，真本〈清明上河圖〉收藏於王世貞、王世懋兄弟家可能性不大。收藏到真本〈清明上河圖〉而不著錄於書或題跋於上，絕非收藏家王氏兄弟所為。王氏留傳書籍墨蹟以及明清兩代書畫著錄書中均不見此圖真本曾在王家的證據。因此，如言王氏收藏過真本〈清明上河圖〉就未免武斷。而以筆記中所提贗本來判斷王氏收過真本，更是無稽之談。

至於贗本〈清明上河圖〉，據王世貞所言，其弟（王世懋）確有

贗本。王世貞於其後跋曰：「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有真贗本，餘均獲寓目：今在家弟所：其張者、楊準二跋則壽承、休承以小楷行代之。」（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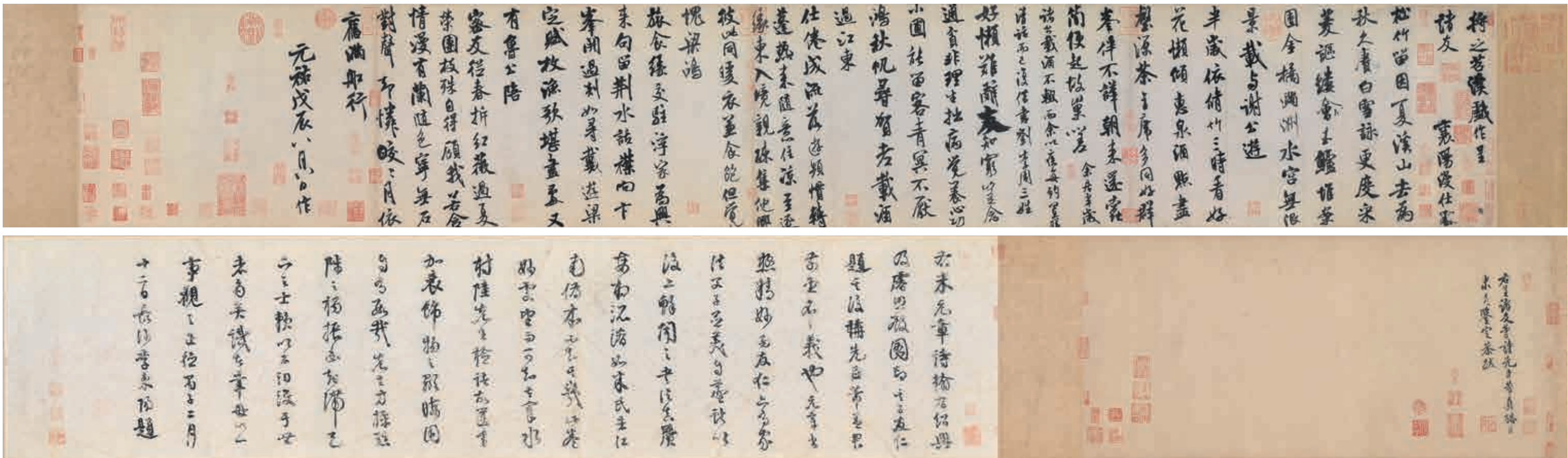
三）王氏兄弟所提贗本與真本〈清明上河圖〉流傳空白期時間還算吻合，故「偽畫說」易為人所信，衍變為數本並流傳至今，上文已經提及，此不詳述。實際上，贗本〈清明上河圖〉引發「偽畫致禍」一事實屬子虛烏有。考《明史·王忬傳》：「（嘉靖）三十八年二月，把都兒、辛愛數部屯會州：渡灤河而西，大掠遵化：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遂劾忬：帝大怒：下詔獄：明年冬竟死西市。」這說明王忬之死是因灤河戰事失利，斷與〈清明上河圖〉無關。吳晗先生也通過《明史》證明了王忬被殺與〈清明上河圖〉無關。（註四）因此，以贗本〈清明上河圖〉為由的殺身之禍皆不可信。

清劉廷璣《在園雜誌》敘述有變也可作為輔證：「明太倉王思質（忬）家藏右丞所寫《輞川真跡》，

嚴世蕃聞而索之。思質愛惜世寶，

予以撫本。世蕃之裱工湯姓者，向在思質門下，曾識此圖，因於世蕃前陳其真贗。」《在園雜誌》所述故事

與「偽畫致禍」相同，然所提畫作不同。結合上文也可見「偽畫致禍」之畫並非確指某幅，極有可能用的是指代方法來著筆記。此畫可以是〈清明上河圖〉，也可以是《輞川真跡》或其它。聯繫徐學謨《世廟識餘錄》中所提名字，不難發現，最早的版本涉及人物除嚴世蕃外，均為指代，這也說明當時就有所隱晦。其所言「吳中一都御史」指代其時持畫者：「湯裱褙」即指代湯姓裝裱工。至《萬曆野獲編》補遺則把這種指代直接衍變為很清晰的姓名，如用婁江王思質中丞（王忬，號思質，江蘇太倉人，曾任右副都御史）指代早期版本「吳中一都御使」；用湯臣指代早期版本「湯裱褙」。故事清晰的衍變為王忬與嚴世蕃兩大家族的矛盾。以指代之名冠以主人公，使筆記更加耐看，卻忽略了治史的嚴謹性。前文所述以〈清明



圖三 北宋 米芾 菖溪詩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上河圖》論及「偽畫致禍」即不可信，因此，諸多版本以此為藍本衍申出來湯臣、湯九為代稱者，則更不足以為「湯裱褙」的原型依據。

湯臣一名史載不多，僅見於沈德符筆下。言其為「湯裱褙」原型未免證據不足。而湯九、張四者則更類代稱，非姓名所屬。至於湯勤，雖流傳甚廣，卻絕非「湯裱褙」原型，後期版本「一捧雪」致禍相對於早期版本《清明上河圖》致禍而言，不免有偷樑換柱之嫌。《清明上河圖》一說尚不可信，況傳奇《一捧雪》乎。故而，此湯勤無疑已是劇本衍申之代名了。故而湯臣、湯勤、湯九說並無充分依據。

「湯裱褙」的原型，筆者認為可能是自稱延陵郡人的湯曰忠（湯卿）。清·吳其貞《書畫記》及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均載：「周文矩《文會圖》，宋徽宗題，蔡元長依韻和。董思白題云：『此畫陸太保以千金購之，後為胡宮保宗憲開府江南，屬項少參薦壽購此圖，以貽分宜。』」

分宜歸內府。朱太尉希孝復以侯伯奉准得之。太尉歿，項於肆中重價購歸，此圖在嚴時，湯裱褙裝成軸，杆內題云：嘉靖庚寅（一五三〇）六月望日，延陵郡湯曰忠重裝。」「延陵郡湯曰忠，即世所稱湯裱褙也。昔在京師，見影鈔《元遺山集》四十卷，後有湯卿跋語，即此人。」（圖二）（註五）裱工題記之延陵郡為古邑名，本為春秋吳邑，今常州。要想考證吳其貞與繆荃孫所言屬實與否，首先需要考證其中所錄周文矩《文會圖》（姑且不論此圖是否徽朝臨本）。筆者認為此圖曾被嚴嵩收藏過。吳、繆倆家並非孤錄，張丑《清河書畫舫》也著錄為嚴家所藏。（註六）另外，《留青日札》所錄嚴嵩籍沒目錄也可為證，所籍沒目錄其中就有周文矩《學士文會圖》。據此看，嚴嵩收藏此幅圖當屬不虛。而吳、繆所錄即是「湯裱褙」原型為湯曰忠的證據之一。另外，湯曰忠受延于嚴家在時間、地域方面相符合，也可作為輔證。從湯氏題跋中提到時間來



圖四 元 趙孟頫 重江疊嶂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看，首先，湯曰忠生卒無著錄，按繆荃孫所言，其為嚴所延，且裝裱時間為一五三〇年，當為嘉靖時期人。嚴嵩於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至嘉靖四年（一五二五）間，任南京翰林院侍讀，掌院事。其後嘉靖四年（一五一五）至嘉靖十年（一五三一），四任國子監祭酒、六任禮部侍郎。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至嘉靖十五年（一五三六），還官南京，曆履南京禮部尚書，南京吏部尚書。嚴嵩生活於江南時間可謂不短，與延陵郡人湯曰忠也就有了時間和地域上交往的條件。而一五三〇年湯曰忠裝裱〈文會圖〉時，嚴嵩身在北京，故而，此湯曰忠概為嚴嵩早年在南京時期所結識（一五三〇年嚴世藩十八歲，因此「偽畫說」中所提湯裱構供職于嚴世藩就不可信，故而董其昌所題嚴氏當為嚴嵩）。據此，筆者認為「湯裱構」原型為湯曰忠更為可信。

餘論

發衆多記載「偽畫致禍」所涉及之「湯裱構」。「湯裱構」一人既指代湯曰忠、又指代湯卿看似悖論，實則不然。一人署二名，于吳門湯姓裝裱工並非個例。《石渠寶笈》所錄宋·米芾〈苕溪詩〉卷：「最後項元汴記云『宋米元章〈苕溪詩帖〉，友仁子跋，李東陽識，墨林項元汴真賞，明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春裝池，購于陸塚宰（陸完）』。又『獨』字小號。又記云『嘉靖庚戌（一五五〇）秋閏月廿日少林湯傑裝池于石翁山館記耳』。」（圖三）據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人員提供的資料，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元趙孟頫〈重江疊嶂圖〉卷（圖四）亦有湯姓裝裱題跋：「嘉靖癸亥秋月少林湯傑重裝」。聯繫此「少林湯傑」，筆者認為二者極有可能是字與名的關係：湯傑，字少林；湯卿，字曰忠。而湯卿（湯曰忠）即是「湯裱構」的原型更為可信。

作者為旅順博物館館員

湯曰忠，常州人，緣何由常州至南京從事裝裱業。其實不足為奇，吳門湯姓裝裱工足跡不囿於一地，依書畫蹤覓裝裱處屢見不鮮。如項元汴的一位裝裱師王複元，早年「得事文徵仲先生，稔其議論風旨，因精鑒古」，後因文徵明去世，來到嘉興，轉投項元汴門下。另例，旅順博物館藏《文彭書札二十七通》，其中一通致項元汴云：「湯淮之藝猶有乃父遺風，中等生活可發與裝潢，幸勿孤其遠來之望也。」由書札中文彭所提「幸勿孤其遠來之望」，可知當時湯淮並不在嘉興，而是意欲由外地赴嘉興求裝潢事。可見，湯姓裝裱工以追逐達官貴人與收藏家定足跡，並非悉數立業於祖籍。

繆荃孫提到湯曰忠即湯卿，二者均有裝裱題記記載。繆提到《元遺山集》有湯卿跋語，英和《恩福堂筆記》云：「內府藏有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長卷山水，卷末有『湯卿裝』小字標識。」依據繆、英所錄，筆者認為，此人有可能就是引

註釋

1. 按：王以坤、潘景鄭先生均對歷代裝裱工做過統計。王以坤，《書畫裝潢沿革考》，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一，頁五七；潘景鄭，〈歷代裝潢工人考略〉，《社會科學戰線》，一九八六，頁三二五。然湯姓裱工未錄盡矣。筆者在其基礎上進行補充和考證，得吳門湯姓裝裱工十一人，發表於《旅順博物館學苑》，二〇一四，吉林文史出版社。
2. 謝稚柳，〈北行所見書畫瑣記〉，《文物》一九六三年第十期，頁三三。
3. 《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齊州四部稿·續稿卷一百六十八，文淵閣本。
4. 吳晗，〈《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頁三四〇。
5. 清·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卷二（書畫），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頁三六。
6. 明·張丑，《清河書畫舫》卷六（下），臺北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三頁六：「周文矩畫似景元，品在王齊翰上。所畫學士文會圖亦見嚴嵩抄沒籍中，今藏韓太史存良家，細閱之，的屬徵朝臨本，其命寫文矩之筆，亦傳會耳。」